

明代初期 (1368-1434)

全真教南北宗風研究

張廣保◎著

學術研究報告
第五輯

青松出版社



01471139

全真道研究中心

Dao Research Centre

聯合書刊物流
\$ 40.00

5

—— 全真道研究中心 ——

全真道學術研究報告

第五輯

明代初期（1368 — 1434）

全真教南北宗風研究

—— 張廣保 ◎ 著 ——



青松出版社

全真道研究中心

全真道學術研究報告 第五輯

明代初期(1368—1434)全真教南北宗風研究

張廣保◎著

出版：青松出版社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元洲街471號昌華閣1樓
電話：(852) 23708870
傳真：(852) 23708289
電郵：hkrc@daoist.org
網址：<http://www.daoist.org>
印刷：信德印製廠有限公司
新界葵涌永業街14-20號華榮工業大廈7樓B座
出版日期：二〇一〇年六月
開本：32開
定價：HK\$40.00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ISBN 978-988-18975-5-8

目 錄

序引：全真教內丹修煉與明代社會.....	1
1、大歷史視野下的明王朝（1368－1644）.....	1
2、道教內丹修煉術對明代社會的滲透.....	3
一、明初北方全真教的清淨修煉宗風.....	5
1、明初的陝西重陽萬壽宮.....	7
2、明初北京白雲觀的坐鉢修煉.....	22
二、南方全真教的內丹修煉及其對正一派的滲透.....	32
1、元末明初的江西全真教高道.....	33
2、龍虎山正一派與內丹修煉.....	38
3、蘇、杭地區全真教的清修風尚.....	44
結論.....	51



明代初期（1368 — 1434） 全真教南北宗風研究

序引：全真教內丹修煉與明代社會

關於道教對明代社會的整體影響，目前學界尚未見有著述予以全面研究。這是一個既有價值，同時又很有難度的課題。之所以這麼說，乃是因為一方面明代的傳世文獻汗牛充棟，研究者要想在短時間內將各種文獻材料搜羅一遍，難度很大，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個跨學科的題目，它不但牽涉道教，而且也涉及明代社會方方面面，舉凡政治、經濟、文化等都要加予考慮。這當然很不容易。然而明代社會又是一個很有個性魅力的社會，它是中國古代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啓動期。

1、大歷史視野下的明王朝（1368 — 1644）

從世界歷史大背景看，在明代延續的這二百七十六年

(1368 — 1644) 中，隨著航海貿易業的不斷發展，世界各文明板塊的聯繫愈來愈趨於緊密。全球化的第一浪已開始掀動。歐州尤其是西歐已開始經由地理發現、貿易增長、宗教改革、政制變革等重大歷史事件，開始步入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世界範圍內的現代化運動已開始進入第一階段。由此世界歷史的中心也轉入歐州。自此之後，我們就應從世界歷史的大視野來評判中國發生的歷史事件。從政治方面說，明王朝不但是由漢族建立的最後的一個統一王朝，而且還別具一格地取消了在中國歷史上延續近二千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本人直接執政。而皇帝一人又無法獨自應付繁重的政務，因此，與皇帝最為接近的宦官集團因分享皇權而獲得其崇高地位。換句話說，宦官專權在明代是有其體制基礎的，絕非某位宦官的個人行為。從經濟方面說，明代的商品貨幣經濟特別發達，已經開始孕育衝破傳統社會結構框架，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諸多新經濟因素。對此，國內不少學者又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從思想文化方面說，明代社會的正統意識形態雖然仍然是傳統儒家思想，尤其是明代中期王陽明融合佛道創立的新儒學，對明代社會精英階層影響很大。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佛、道二教對明代社會的實際影響比儒家要遠為巨大，這在下層民眾中表現尤為突出。因而明代思想界又呈現出多元化、多種文化價值形態並存的局面。這其實有利於呼應明代不斷壯大的新經濟因素，進而推動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可惜由於此後滿清入主中原，打斷這一歷史演進歷程。



2、道教內丹修煉術對明代社會的滲透

關於明代道教發展狀況的總體估價，目前學界爭議頗大。出現兩種絕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明代道教總體上呈現沉寂狀態，是道教從停滯走向衰落的階段。¹另一種則認為明代是道教最具影響力的時代。²之所以出現這麼大的分歧，乃是因為學界對明代道教的研究目前尚處於起步階段，許多問題缺乏研究。僅從這些年中國大陸道教研究情形看，學術界對於明代道教的研究的確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眾所周知，在明代近三百年的歷史中，道教承元代以來教派融合的大趨勢，逐漸整合為相對集中的兩大道派：全真與正一。雖然關於明代道教兩大派的歷史發展及其對明代政治、思想的影響，學界已有一些論著問世。³然而相對於其它斷代而言，學界對明代道教的研究，無論是對全真教還是正一派，都顯得過於粗線條。在目前缺乏詳盡而充分的有關明代道教專題的、個案的研究條件下，冒然描述明代道教的歷史發展的全貌，其結果只能是作一些概略式的泛泛而談，而且這種概略還往往失真。更遑論由此進一步討論道教與明代社會、政治的互動及其對明代歷史的深刻影響。因此當務之急是要將關注的重點放在個案、專題等細節性的研究主題上。只有在這之後，才能對明代道教的整體發展及其在道教史中的地位做出準確的估價。在此，我們擬將關注的重點放在明初全真道活動狀況及其傳承宗風這一問題。而從相關歷史文獻看，明初全真教最重要的一項活動就是內丹修煉。正是全真教的內丹修煉思想、實踐及其在社會中的廣泛傳播，對明代社會各階層產生深遠的影響。

道教對明代社會的滲透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表現乃在於其內丹修煉思想及實踐對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深刻影響。作為道教的一種重要修煉方法，內丹術自唐代中期創立之後，經歷宋、元時期幾百年的完善與發展，到明代早已走出道門，在社會中廣為傳播。由於內丹術乃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結合緊密的修煉方式，一旦選擇這種修煉方式，就要付之行動，與修煉者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因而從一定意義上說，內丹修煉就是一種以體道為終極歸依的生活方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內丹修煉術在向明代世俗社會傳播時，已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此即由道教的根本證道之術變形為以養生延年為目的的養生術。這種變形乃是道教與中國傳統社會互動的結果。明代社會對道教內丹修煉術接納的廣度與深度在中國歷史上都堪稱空前絕後。其時社會各階層，上至皇帝、藩王，中至知識精英，下達底層民眾都有不少成員，通過不同方式參與內丹術的修煉與傳播。不過由於各自所處社會地位的差異，他們在內丹術中擇取的成份也不同。皇帝、藩王們主要是把修煉內丹作為一種養生方式。在他們看來，內丹術與房中術、外丹術、藥物服食術等傳統養生術並無不同。當然也有些藩王是通過內丹修煉過一種修道的生活。至於知識精英們，雖然也有出於養生延年為興趣進行內丹修煉實踐，但更多是意在汲取其中思想養份。而對一般的生活於社會下層的普通民眾，則往往通過內丹修煉術的師徒相傳，以結成各種類型的民間社團。這其中有不少還演變成規模不等的民間宗教。因此，明清時期民間宗教的蓬勃發展與道教內丹修煉術的廣泛傳播密切相關。總之，道教內丹修煉術在明代社會廣泛傳播，業已成為一種強大的社會思潮和生活習



尙。這種現象出現，表明道教這種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本來居於非主流地位的宗教信仰，在明代開始努力擴展其生存空間，與正統儒家思想意識展開競爭。

一、明初北方全真教的清淨修煉宗風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到的明初乃是指太祖開國至明宣宗朱瞻基統治時期，即從公元 1368 至 1434 年，共計七十六年。我們之所以擇取這一段作為重點研究對象，一方面是因為它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目前這一階段全真教發展歷史尚未得到認真清理。眾所周知，宋元以來，道教各大道派無論是符籙派還是煉養派，均已普遍接納內丹術，將其視為證道了悟的根本修持方法。其中尤以全真教與內丹道南宗為甚。這兩派實際上都是以內丹修煉實踐為依託來建立其宗教組織的。像全真教祖王重陽在開教之初，就是以一位成功的內丹修煉者形象出現的。他在金代建立的小型全真教團，起初主要也只是在核心成員間秘密傳授一些內丹修煉功法。其性命雙修、三教合一的立教原則也是居於內丹修煉的實踐提出的。這與明代後期興起的民間宗教團體例如大成教、弘陽教、黃天教等，並無實質分別。只是由於其後丘處機善於抓住蒙古入侵、中原地區社會結構破裂這一極為特殊的歷史機遇，以古稀高齡萬里西行，覲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並最終獲得他的信任。這樣全真教才得以成

功進入蒙元王朝的政治體制中，爲其承擔「告天祝壽」等國家祭祀職責。然而儘管全真教在元代已由一個民間內丹修煉組織轉變爲政府認可的正統宗教，它仍然保持著以內丹修煉爲教門核心的本色。性命雙修、功行合一是其貫徹始終的兩大立教原則。相比之下，內丹道南宗就沒有遭遇這麼好的歷史機遇，因此儘管兩者起初都是在民間活動，但南宗始終沒有以一種新道派的形象爲南宋政府所認可。因此等待它的命運只能是隨著南宋的覆亡而與北方全真教合流。

從內丹修煉術的歷史傳播看，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這就是在元代，無論是北方的全真教，還是南方的內丹道南宗，都已經在本派宮觀中設立起固定的、用於教徒進行內丹修煉的場所，這就是鉢室，又名鉢堂、環室、環堵，南宗則多名爲靜室。關於全真教鉢堂的起源，已有學者撰文予以討論。⁴在此我們要強調的一點：全真教在宮觀中設置專門鉢室用於內修，乃是吸收北宋末、金初民間內丹修煉團體的經驗。像北宋張孝純《高尚處士修真記》，就記載北宋末年高道劉卞功居家建造環堵，並終生坐環修道。此事在北宋後期影響很大，經宋徽宗表彰，並曾給馬丹陽留下極深印象。⁵其後在元代全真教，各大宮觀都普遍設置鉢堂、環室等場所，用於教徒居中修行。而內丹道南宗雖然由於缺乏隸屬本門的固定宮觀，但於居家修煉時也有較簡陋的修煉場所。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元代全真教宮觀中內丹修煉已經制度化。這對於內丹修煉術在社會中的廣泛傳播，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事實上，明代社會中內丹修煉之風的盛行，皆可溯源於全真教南北二宗對這種內修術的傳佈。



1、明初的陝西重陽萬壽宮

關於明代北方全真教的活動情況，由於缺乏完整的記載，學者們多不甚了了。清代熟諳全真教史的學者陳銘珪猜測說：

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豈元末北方大亂，於時宮觀殘燬，徒眾星散，遂爾失傳耶？⁶

而洪武元年元順帝出奔後，長春法嗣，未聞有復令掌教者。北方全真之不振，實由於此。⁷

陳銘珪的猜測只有部份合理性。誠然全真教由於與元廷的密切合作關係，加之朱明王朝原本發跡於江南，由於地緣因素的影響，因而與同處江南的正一派有著天然的親近感。早在開國之初，朱元璋就以南京朝天宮為中心，招納大批南方正一派高道，形成以龍虎山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為核心的「朝天宮高道集團」。據此，朱元璋便確立起有明一代與正一派結盟的基調，並將國家祭祀的重任委託給他們。這就使正一教在明代政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⁸因此入明之後，全真教的政治地位較正一派確實要低得多。⁹

然而，全真教乃是以內丹修持為核心創立起來的道派。它的根本生命力就在於其清淨修持的教風。它固然有其應世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其通過內丹修煉以證脫生死這一大事因緣為目標的宗教精神。因此在明代，當它喪失政治地位時，並未甘於消沉，而是又重新回復其創教初期時清淨修

行的傳統宗風。因此明人多稱其「清修道教」。¹⁰關於明代北方全真教的活動，儘管缺少完整的文獻記錄，但我們綜合明人碑刻、遊記、方志及《道藏》等相關材料的片斷記載，還是可以拼接出一幅畫面。總的看來，元代北方全真教的幾大勢力中心在明代並未完全毀於兵火，而仍然在教內保持相對活躍的狀態。它們分別是以祖庭重陽萬壽宮為核心的終南山地區，以全真教總部——堂下長春宮（明英宗正統年間，始改名為白雲觀。）為中心的北京地區，以河南玄妙觀、湖北武當山為中心的中部地區，以及以嶗山太清宮為中心的東部地區。這些宮觀組成一張全真教門勢力網絡，教徒互相掛單、參遊，展開其清淨修持的內修生活。

終南重陽宮。該宮地處陝西終南山地區（今屬陝西戶縣），金元時期被全真教尊稱為祖庭。此地因為係全真教祖王嘉（道號重陽子）煉化及遺蛻歸葬之地，因而在全真教門得到特別的尊崇。祖庭是全真教在關右地區的傳教中心。在金元全真教的發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自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之後，蒙元時期全真教的西部宮觀群體就以重陽萬壽宮為中心，以其周圍宗聖宮、太平宮、華清宮等為骨幹，輔之於數目眾多的下宮別院。形成一張縱橫交錯的宮觀網絡。因此蒙元時期全真教的祖庭有廣、狹二義，廣義地說祖庭乃指以重陽宮為中心的一組星羅棋佈的宮觀群體。狹義地說，祖庭就是指位於終南劉蔣村的大重陽萬壽宮。重陽宮在元代是一座十方宮觀，位於陝西終南山之北麓，東有澇水羽翼，西有甘水護衛，自然環境非常優美。¹¹明代全真教在西北地區的這張以重陽宮為



中心宮觀網絡不再有記載，我推測它的完整性似已受到損壞，但重陽宮本身仍然在全真教內佔據重要地位。

據清修《陝西通志》記載，明代重陽宮仍保存完好。宮內藏有元時所建皇家護持聖旨碑、元成宗御賜御服、趙孟頫手書碑文真跡等鎮宮之寶。這些凝聚著歷史記憶的寶物，時刻喚起觀賞者追憶其昔日的輝煌。《陝西通志》述明代重陽宮云：「重陽宮在縣東六十里，地名舊爲劉蔣村，今爲祖庵鎮。元翰林劉祖謙記云：師咸陽人，姓王名嘉，字知明，重陽其號。金正隆間遇至人於甘河，後於南時村掘地爲隧，封高數尺，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村。成道時，門人建殿，號祖師庵。元季門徒道眾會葬祖師重陽真人，興建殿閣，名重陽宮。又有《敕藏御服碑》，王重陽手書《如夢令碑》。明知縣鄭達所書《蘇武慢詞碑》，今寶之。」¹²可見，重陽宮在清代還保存著不少元代建立的珍貴碑石，它們分別是王重陽手書《如夢令碑》、趙孟頫手書《敕藏御服碑》。此外，應該還有元成宗於大德七年親賜的御服一件，及蒙古字聖旨、令旨碑、李道謙書碑、姚燧書碑等教史遺跡文物。關於御服，據元趙世延《大元敕藏御服之碑》記載，成宗在大德七年（公元1303）夢遊重陽萬壽宮，「翼日，敕尚衣出嘗所御服一襲，遣集賢大學士臣獻可、近侍臣把海等，駟置於是宮。」¹³此御衣安置在宮中寥陽殿。這時正值孫德彧擔任陝右教門提點兼領重陽萬壽宮事。這件事在當時不但對重陽宮，而且在整個朝廷也是一件廣爲爲人傳誦的奇事。就重陽宮而言，成宗賜予御服，等於得到了一件鎮宮之寶。趙孟頫手書《敕藏御服碑》就是記

載這件御服的來歷。除趙孟頫外，當時朝中不少文臣都爲之撰寫文記。據《石墨鐫華》載明趙子函《訪古遊記》記載，明代這件珍貴的御服仍保存下來。¹⁴此外，據《陝西通志》卷二十八記載，重陽宮在萬曆年間曾有過一次重修。

關於明代重陽宮的活動，我沒有發現太多的直接的文獻記載。僅據明尹文振《重修洪妙庵記》的記載，成祖永樂年間高道侯圓方，奉旨與禮部尚書胡濙一同尋訪張三丰：「久而復命將歸，給領《道藏》經，並護敕住持宗聖、重陽等宮，統理道眾。」¹⁵這裏提到侯圓方在尋訪張三丰之後，曾住持重陽宮。從給領《道藏》經之語看，侯圓方奉敕住持宗聖、重陽二宮，當在英宗正統末期，即1445至1449年之間，因爲英宗向各大宮觀集中頒佈新修《道藏》就在這幾年。另外據碑文，侯圓方在宗聖宮留有傳承法系，其世系爲唐襲淳—郝繼常—郝宗進、徐宗禮—馬明昌，此時已至武宗正德十年。我們不知道侯圓方在重陽宮是否也有類似的傳承。不過從明代全真道士雲遊、參訪的軌跡看，它仍然是全真教徒心目中的修煉聖地。此外明初有不少高道都有在重陽宮學道的經歷。據明嘉靖十四年（1535）所刻的《重修（陝西）三原志》記載，明洪武年間，陝西全真派高道劉宗道就曾在終南重陽宮學道。他是陝西三原縣人，明初在西北地區頗負盛名，與第一代慶王關係密切。其文云：「劉宗道，三原浮陽鄉人，洪武十八年（1385）學道終南山重陽萬壽宮，後住邑之通玄觀。（洪武）三十三年（1400）歲旱，慶府召宗道禱雨，克應命。繪像製讚以賜其歸。越明

年，無疾而卒。」¹⁶ 劉宗道是陝西本地人，在洪武十八年（1385）入重陽宮學道。考《明史太祖本紀》，洪武二年（1369），明軍就已有效控制陝西。而洪武十八年重陽宮早已恢復正常宗教活動。由此可見，元明易代並未使陝西重陽宮遭遇致命性的破壞。又從劉宗道隨後住居三原通玄觀看，明初陝西一帶全真教宮觀網絡仍然存在，重陽宮作為全真教宮觀網絡核心，與當地小宮觀依然有人員往來。此外，對於文中提到慶王舉辦祈雨醮一事，值得我們重視。根據美國學者王崗的研究，明代不少藩王有著累代相傳的好道傳統。他們或學道修煉，或刊刻道書，或舉辦醮儀，或贊助宮觀修建，構成推動明代道教活動的一支重要力量。¹⁷ 《重修（陝西）三原志》提到的這位慶王，當係慶靖王朱栴（1378－1438）。他是太祖第十六子，建文三年（1401）徙封寧夏。從他在建文二年於封地舉辦祈雨法事看，可能徙封前一年就已入居封地。慶王自號凝真子，對道教頗為喜好。關於劉宗道與慶王的交往，《陝西通志》也有記載：

劉慶道，三原人，為元通觀道士。能役使鬼神，祈禱雨澤。又能以數知人生死，名曰癸亥數。後慶王大集陝西僧道，修追薦事。眾既集，宗道徐至。是日，天甚晴霽，眾皆樹幡揭榜，具金袈裟法衣，作樂迎經於道。宗道但設兩具，端坐而已。須臾，大雨驟至，眾幡榜俱盡，金衣俱濕。俄晴霽，宗道始行事。其日惟宗道一壇在焉。慶王以為神，以金冠瑰之。葬時有二鶴翔樞上，若送葬然。

文中元通觀，據上引《三原志》，當係通玄觀之誤。

不過這裏記載的是追薦法事，而非祈雨醮。或許慶王在當時不只一次舉辦法事。由慶王贈送金冠來看，劉宗道得到慶王的尊崇是毫無疑問的。他無疑是明初西北地區享有盛名的全真高道。然而，儘管劉宗道曾學道於重陽宮，但卻是以祈醮、癸亥數知名於世。可見，明初重陽宮道士教育課程中除內丹修煉外，也包括祈醮、卜筮等法術。

除劉宗道外，明初還有不少全真高道也有在陝西重陽宮坐環修煉的經歷。眾所周知，全真教內丹修煉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雲遊參訪。早在金代，全真教祖王重陽就論述了雲遊參訪對於修道的重要性。他在《重陽立教十五論》區分了真雲遊與虛遊，其所謂真雲遊乃是：

二者參尋性命，求問妙玄，登峨險之高山，訪明師之不倦，渡喧轟之遠水，問道無厭。若一句相投，便有圓光內發，了生死之大事，作全真之丈夫。如此之人，乃真雲遊也。¹⁸

按照王重陽的理解，修煉內丹除坐環苦修外，還應外出雲遊訪師，修煉心性。這也是全真教入世修行的一部份。王重陽這一修行方法明顯受到唐宋以來佛教禪宗叢林制度的影響。不過在王重陽的時代，教徒雲遊訪師並未與宮觀制度結合起來。而在明代全真教宮觀中，雲遊訪師顯然已經制度化，成為全真教宮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份。明陸道和編《全真清規》是對明代全真教宮觀制度的真實記錄，其中就專列「遊方禮師」條，其云：

既遊諸方，參訪師德，且要道具整肅。初到入